

戰力堅強，曾在八一三砲戰期間為我國創立彪炳功績的「新竹空軍基地」

· 陳文樹 ·

建於日據時期的新竹空軍基地，是臺灣距離大陸陸域最近的空軍基地，

新竹市是由頭前溪（註一）沖刷出的沖積扇平原，除了西側瀕臨臺灣海峽以外，其他三面係由丘陵環繞，而位居新竹市西側、面積約佔新竹市十六分之一的新竹空軍基地，乃當地最重要的軍事機構。如同臺灣西部多數建於日據時代中、後期之軍機場一般的，新竹軍機場亦是如此，係於一九三六年建竣啟用，當時乃是日本帝國海軍第一艦隊（註二）航空指揮部（亦泛稱海軍第一航空隊）的駐防所在地暨其附設軍機場，可以溯知該時所配置，旨在黷武侵略之軍事武力是何等的龐大，而日本陸軍第九師團則亦曾於二次大戰晚期，自沖繩移防駐紮於機場近旁以協同戍守。

由於新竹是全臺灣各地的軍用機場中，距離我國大陸東南海岸線最近的地點，因此在日據時代後期的日寇侵華戰爭期間，其海軍航空部隊經常自新竹機場出動戰機襲擊大陸東南沿

海，我國航空健兒在著名的「八一四」空戰中，所對抗的日本戰鬥機群和所擊落的六架日本戰機（註三），部分便是從新竹機場起飛者，其中有的是原即停駐於新竹機場的戰機，有的則是從九州飛往臺灣新竹機場停留加油，再一起出動襲擊。

另為利於運輸補給上的方便，該時的臺灣鐵路當局尚建有一條自新竹火車站通往機場的鐵路支線、即「新竹機場線」，係從一九三七年開始營運，兼可作為載客的民營用途，並且在臺灣光復後仍舊繼續營運好長一段時日。新竹機場支線總計於通行列車近達一個甲子後，直至一九九七年方才因為鐵路局宣布停駛而功成身退。這條在初始階段主要是作為運補軍用器材、輜重的鐵路支線，尚曾在一九四四年時延伸至該時始建於現今新竹市光復路北側的「海軍燃料工廠新竹支廠」（日據時期的海軍燃料工廠，本廠係設立於今高雄楠梓之半屏山下，即現之中國石油公司高雄總廠），俾可在燃料工廠新竹支廠啟用投產後

，便利於運送戰機用燃料至新竹軍機場去。

就整個大環境而言，在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五年的十個年頭內，現今新竹市的北半區幾乎皆是海軍部隊的勢力範圍區，不少地帶還被次第劃列為管制區，尋常百姓不得進入或逗留其間。所幸，前述之海軍燃料工廠在行



抗戰初期，日本海軍特有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被我國擊落六架（本照片取自軍事網站）。

將啓用前，即被以美軍為主力的盟軍部隊炸毀，未能強逞其充當惡虎爪牙的角色；迄今，該座燃料工廠周旁用地雖然早已移作他用，但是原本用以在煉製燃料時排放廢氣的大煙囪，卻仍然高聳矗立於原址，留作歷史見證。

二次大戰後期的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海軍曾將其第一航空隊駐防地遷移至新竹機場，並由大西瀧次郎中將接任指揮官。大西瀧次郎乃是惡名遠颺、有「惡魔之翼」恥號的「神風特攻隊」（註四）創始者，他是於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緊急出任當時駐防於菲律賓的海軍第一航空隊指揮官，並在雷泰伊灣海戰（Battle of Leyte Gulf）前組成旨在「以戰機換戰艦」的神風特攻隊，但是仍然因為大勢已去而告敗戰，並在雷泰伊灣海戰過後將第一航空隊指揮部遷移至新竹機場，這名惡魔特攻隊之始作俑者並又旋在一九四五年五月調回日本海軍部擔任軍令次長。同年八月十五日（西半球國家為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再三誓言絕對死戰到底的大西瀧治郎，則在聽聞裕仁日皇的宣告後，好似良心發現、「幡然悔悟」一般，在八月十六日清晨因切腹而亡身（註五）。

在一九四四年時，新竹機場即是美軍施行「跳島戰術」以朝向西太平洋反攻時，日本海軍航空部隊對美軍施行空中作戰和對大陸不斷侵擾茶害的主力機場，故而新竹機場和新竹市爰成為大戰期間，全臺灣被美軍轟炸總投彈重量最多的基地與城市，依據美軍於事後進行的統計，自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起美軍對新竹市區（含新竹機場）內施行的空中轟炸，總落彈量高達兩千三百四十噸（註六）。

未久，日本帝國敗降，二次大戰於焉落幕，臺灣光復之後新竹軍機場為我國空軍接收，於重鋪跑道、大力整建各項設施，並歷經六十餘載歲月的遞嬗演進，新竹機場轉化為我復興基地上的重要空防堡壘之一。現之機場內，計有兩條三千六百六十一公尺長、六十五公尺寬的跑道，而昔之日本海軍第一艦隊航空指揮部的研發部門和廠房用地，則於一九七〇年代移作為新竹科學園區，這段物換星移的悠長歷程，倒是充滿轉折和戲劇性。

新竹空軍基地曾是「黑蝙蝠中隊的停駐基地」

「黑蝙蝠中隊」是我中華民國空軍前三十四中隊的別稱，蓋其係使用黑蝙蝠圖案作為隊徽，為冷戰期間的

一九五〇年代於夜間飛臨中國大陸華南、華中諸省，進行偵察任務的空軍秘密部隊（註七）。黑蝙蝠中隊與黑貓中隊（前三十五中隊）皆是隸屬於空軍第六大隊，乃是與當時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設立的「西方公司」共同合作，對於中國大陸從事空中偵察。黑蝙蝠中隊係負責執行大陸沿海地區的軍事要地低空電子偵察；黑貓中隊則是駕駛美方的C-13偵察機施行高空偵察，且航程甚遠、可深入及於大陸內地進行空中拍攝。

當時的西方公司如同扮演軍事顧問的角色，其所設立的新竹聯絡站廳室，係位於今新竹市東大路的「公十二公園」附近，早年當地乃是極為敏



黑蝙蝠中隊隊徽

感、門禁森嚴的重地，今則已經褪除神秘色彩，新竹市政府並已完成公園的整治工程，同時保留有部分舊式辦公廳舍，得對外開放，讓民眾參觀。

黑蝙蝠中隊執行任務時的偵測目標及航程是由「西方公司」審定，常係於下午四時左右啓航，在黃昏時段飛臨中國大陸，利用已漸低垂的夜幕作為掩護，並運用在斯時極為先進的電子設備與駕駛技術，沿著一百至兩百公尺的高度低空飛行，以避開對方雷達的偵察，有時甚至是在能見度頗差的夜空中，以三十至五十公尺之高度作超低空飛行。

飛機上的電子設備同時可於航行時側錄電波資料，接著立即就高低空偵察結果分析比對，以便明瞭何處裝設有偵搜雷達、地對空飛彈和高射炮，並即應用電子反制功效干擾對方雷達，達到隱匿航機的效果。

黑蝙蝠中隊在肩負勤務初期常可順利達成任務，後則因為中共解放軍方已自蘇聯引進先端雷達等設備，並添置MiG-17PE戰機以施展夜間攔截戰術，使我方面臨到與日俱增的強烈威脅，並在總計達八三八架次的出勤中，先後有十五架飛機遭對方擊落或意外墜毀，英烈殉職的袍澤累計達到一四八名之數。一九七四年十二月，

黑蝙蝠中隊功成身退，留下的英勇事蹟則是「永誌恆存耀軍史，長映日月昭千秋」。

此外，於一九七〇年代期間，黑蝙蝠中隊並曾投入代號為「金鞭作戰」，又稱「寮國任務」的中南半島軍事行動。斯項計畫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於一九七一年初提出，並由十二名徵調自嘉義和屏東的飛行員在美軍協助下，於施行為期三十天的CH-119直升機換裝訓練後，即至新竹「黑蝙蝠中隊」報到，任務重點係於北緯十七度以北的敵後北越軍隊集結地區，實施以監測地面部隊為主的行動。

執行任務時所駕駛的直升機，初為UH-1H之機型，後來則駕駛改裝過後的Hughes 500直升機，其旋翼葉數並增加為五葉，以降低旋翼轉數及產生之音量，俾防止遭到敵方發現。再者，在越戰期間另有數十名的臺灣黑蝙蝠中隊機組人員，被納入為屬於特戰單位的「特別活動中隊」，與美軍攜手執行「南星計畫」，以支援該段時期在越南推展的特別任務。

駐防於新竹空軍基地的我國空軍聯隊，以及特別事蹟

新竹機場自一九三六年建成啓用以來，曾先後停駐於機場上的飛機



F-86F Sabre軍刀機（本照片取自軍事網站，陳列於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的Lanus地方）。

，計有早期敵寇所用的零式戰鬥機、九六式戰鬥機以及光復後我國空軍部隊所駕乘的各式軍機，單以戰鬥機為例即有早期的F-84G、F-86F軍刀機、F-100A、F-104A/G以及幻象M2000-5式戰機等，不勝枚舉。迄今，整座空軍基地內最亮眼的主力型戰機，乃是法國製造，售予我

國的幻象式2000-5型戰鬥機（Mirage 2000-5 fighter）。

民國四十七年的八二三砲戰期間，我國空軍第十一大隊第一編隊的六架F-86F戰鬥機，各皆裝備兩枚AIM-9B型響尾蛇飛彈，於九月二十四日由新竹空軍基地起飛而飛抵溫州灣（位於浙江省溫州市以東之海灣，



希臘幻象2000型戰機（本照片取自軍事網站）。

為甌江出海口）上空迎敵纏鬥，合計擊落九架中共解放軍空軍的MiG-19型戰鬥機，獲致舉世驚絕的彪炳戰果（註八）。由於該六架F-86F戰鬥機是隸屬於四九九聯隊前身的空軍部隊，且是從新竹空軍基地掛彈起航，故而所屬聯隊暨新竹空軍基地自然是深有榮焉。

空軍四九九聯隊，是由早期駐防於新竹空軍基地內的空軍部隊逐步改編設立者，麾下並兼轄有輕轟炸大隊和空運大隊等。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一日起，部隊開始換裝F-86F軍刀式噴射戰鬥機，至翌年八月三十日完成全部換裝，而得以在四十七年的溫州灣空戰中展現克敵致勝、名揚海內外的雄威。民國四十九年六月，部隊擴編改制為戰術戰鬥機聯隊，除了添置軍刀機系列的F-86D全天候攔截戰鬥機以外，又陸續增添有F-100A/F超級軍刀機和F-104A/G星式戰鬥機等戰機，以肩負更重大的戰備任務。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我國空軍首度於新竹空軍基地接收了首架幻象戰機。迄同年十二月，四九九聯隊完成麾下第四十一戰鬥機作戰中隊之編成點驗；翌（八十七）年十一月，新竹空軍基地內又特別舉辦第六十架幻象戰機的接機典禮暨第四十二戰鬥機作

戰中隊之編成點驗。

九十年五月十日，駐防於基地內的空軍幻象機隊則按照既定計畫，如期組成爲堅強壯大的空軍戰鬥部隊。而四九九聯隊另所承負的電子偵搜任務和運補任務，現今主要係由進步精良的F-2A空中預警機、C-130H型運輸機來擔負執行，另亦配置有數種類型的直升機和飛彈，得承當救護、緊急運送和空防的使命。

民國一〇一年六月二日，新竹空軍基地曾辦理過一項旨在深化「全民國防」的營區開放活動，以「戀戀竹風、竹塹風情——全民國防知性之旅」的宣傳語，力邀民衆前往新竹空軍基地之營區參訪。當日活動之關鍵，是由營區內駐軍展現平日所操練、優質純熟之訓練成果，例如由幻象2000-5、F-16、IDF等戰機和S-700直升機，分別演出氣勢磅礴的軍中編隊飛行和精湛熟練的吊掛救護，空軍雷虎小組則蒞場表演技藝高超非凡的空中戰機飛行，而空軍樂、儀隊亦應邀特地前來展示其出神入化的操槍技巧，藉由與民同歡共樂的過程，達到軍民一體、共同維揚軍力的宏效，確保國家的安全和榮景。

註釋

一、屬中央部門列管河川的頭前溪，流貫於新竹縣市，主流河長約六十三公里，流域面積約五百六十六平方公里，分布於新竹市北部與新竹縣中部的五峰鄉、橫山鄉、尖石鄉、芎林鄉以及竹北市等鄉鎮市，從南寮海岸處出海，是新竹地區的主要河流。

二、這時的日本海軍第一艦隊，轄設有停駐於航空母艦及基地上的航空部隊，並可搭配其他艦艇組成航空母艦戰鬥群。

三、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清晨，我國戰機先對黃埔江上的日本海軍艦艇發動攻擊；日本海軍所轄的鹿屋航空隊和木更津航空隊，旋於當日中午分別從臺北松山軍機場和新竹軍機場起飛，飛越臺灣海峽，攻擊大陸浙江省的杭州與廣德。但是，發生在杭州笕橋上空的戰役中，日軍戰機卻被我國由大隊長高志航先生率領的霍克三型英勇戰鬥機群擊落六架（現學者主張擊落四架、擊傷兩架），餘則潰散竄逃。此後，八月十四日遂被訂定為我中華民國的「空軍節」。

四、大戰後期的日本軍方，常透過臺灣憲警單位協助招募體格健壯但則無需高度智能，而且最好是個性憨愚、魯莽衝動的青年，以培訓為神風特攻隊員。這些特攻隊飛行員並不需

要如同戰鬥機駕駛員般地，經過長期培訓或必須習取高超的纏鬥技能，只要在短時間內習得飛行技術，秉乎血氣之勇朝著目標高速直撞而去，即可完成任务。惜乎社會上卻有對於神風特攻隊的崇拜者，居然還尊崇其不辨是非的愚勇，乃極端錯誤的價值觀。

五、大西瀧治郎係猶如扮演壯烈武士似的以切腹謝罪，不過並未延請「介錯」為其執行斬首程序（切腹時，為減少當事人的肉體痛楚，常會由另名技藝嫺熟者對其斬首，但斬首時會留有頭頸相連的皮肉，俾供事後縫合），因此傳謂他是在切腹十餘小時之後，方因失血過多而死亡。從其遺書中僅係向立誓效忠日皇的神風特攻隊殉身隊員和家屬們致歉，並未向戰爭期間普受日軍荼害的各國軍民百姓致歉，實未能查見大西死前的懺悔意念。

倭倖讓他先行切腹，而倖免於戰後盟國對涉嫌戰犯進行的軍事審判，乃是「東京大審」的遺憾缺角。其他在二次大戰期間，與大西瀧治郎同為高階將領層級的戰犯，如東條英機（陸軍大將，攻擊珍珠港的主導者和下令者）、山下奉文（亦為陸軍大將，曾在東南亞濫啟戰禍，有「馬來之虎」的恥號）……等人，則皆於大審後

速發至東京豐島區東池袋的「巢鴨監獄」內，立被絞首斃命。

六、中美盟軍航空部隊對日據時期新竹機場所施行的轟炸，始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四架轟炸機群在另十五架戰鬥機群掩護下，自大陸江西遂川機場起飛，先低飛越過臺灣海峽，俟飛臨新竹海岸邊時再迅速爬升至一千呎的高度，首架突破日軍防衛圈的轟炸機，係出其不意的於中午十二時五分飛抵新竹機場上空並率先投彈。此役中，全部轟炸機共炸毀四十二架未及升空的日軍戰機而大獲捷報，我國前空軍將領——李學炎先生，當時亦以大隊長職級率員出征，創立輝煌的戰功。

七、駐防於新竹機場的中華民國空軍三十四中隊，勤務狀況似如晝伏夜出的蝙蝠，且所駕駛的偵察機均髹漆成黑色，遂被泛稱為「黑蝙蝠中隊」。隊徽是一隻展翅的黑蝙蝠，寓意以北斗七星為指引，飛翔於漆黑的夜空中，圖案中蝙蝠翅膀穿透外圍的紅圈，乃是象徵潛入和穿越赤色鐵幕。

八、斯次空戰中，李叔元中校和錢奕強上尉是最先發射ANW-3B型響尾蛇空對空飛彈，擊落敵機的空戰英雄人物。